

纪念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

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
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

第15卷

(20世纪80年代[Ⅱ])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

第15卷 (20世纪80年代Ⅲ)

- 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
- 天才与疯子
- 狗儿爷涅槃
- 田野又是青纱帐
- 榆树屯风情
- 火神与秋女
- 北京往北是北大荒

ISBN 978-7-5001-1744-5



9 787500 117445 >

全套定价：1200.00元

纪念中国话剧诞辰 100 周年
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

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

20 世纪 80 年代 [Ⅱ]

主编 刘厚生 胡可 徐晓钟

本卷主编 王育生

第 15 卷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. 第15卷, 20世纪80年代年. 2 / 刘厚生, 胡可, 徐晓钟主编;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编. —北京: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2007. 4

ISBN 978-7-5001-1744-5

I. 中... II. ①刘... ②胡... ③徐... ④中... III. 话剧-剧本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9857 号

出版发行 /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

电 话 / (010)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

邮 编 / 100044

传 真 / (010)68357870

电子邮箱 / book@ctpc.com.cn

网 址 / <http://www.ctpc.com.cn>

出版策划 / 张高里

策划编辑 / 宗 颖

责任编辑 / 李 虹

封面设计 / 大象工作室设计室

排 版 / 北京巴蜀阳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/ 山东人民印刷厂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规 格 / 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 / 16

印 张 / 28.75

字 数 / 350 千字

版 次 /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7 年 4 月第 1 次

印 数 / 1-2000

ISBN 978-7-5001-1744-5

全套定价: 1200.00 元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《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李默然

委 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 永 德	王 育 生	王福麟	毛金钢
方梓勋（香港）	田本相	朱以中	刘 平
刘厚生	刘锦云	孙德民	杨绍林
李默然	余 林	沈 玲	宋国铎
张 明	邵钧林	林克欢	欧阳逸冰
郑邦玉	郑振环	赵有亮	赵瑞泰
胡 可	荣广润	徐晓钟	黄美序（台湾）
黄维钧	穆凡中（澳门）	戴英禄	瞿弦和

主 编：刘厚生

胡 可

徐晓钟

副 主 编：王承德

王福麟

分卷主编：王承德

王育生

刘 平

朱以中

余 林

沈 玲

黄维钧

《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》

卷次表

第 1 卷	(1907 ~ 1929 年)
第 2 卷	(20 世纪 30 年代 [I])
第 3 卷	(20 世纪 30 年代 [II])
第 4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])
第 5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I])
第 6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II])
第 7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V])
第 8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])
第 9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I])
第 10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II])
第 11 卷	(20 世纪 60 年代)
第 12 卷	(20 世纪 70 年代 [I])
第 13 卷	(20 世纪 70 年代 [II])
第 14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])
第 15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I])
第 16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II])
第 17 卷	(20 世纪 90 年代 [I])
第 18 卷	(20 世纪 90 年代 [II])
第 19 卷	(2000 ~ 2007 年)
第 20 卷	(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)

目 录

第 15 卷

(20 世纪 80 年代[Ⅱ])

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	刘树纲(1)
天才与疯子	赵耀民(63)
狗儿爷涅槃	刘锦云(149)
田野又是青纱帐	李 杰(201)
榆树屯风情	郝国忱(285)
火神与秋女	苏 雷(349)
北京往北是北大荒	杨宝琛(389)

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 I

(无场次话剧)

刘树纲

人 物 表

叶肖肖——男。死者。业余时装设计爱好者。

唐恬恬——女。经营时装的个体户，“表演歌会”主持人。

柳 风——男。剧院编导。叶、唐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。

鼓 手——男。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者，冷峻又带点神经质。

歌队队员——四男四女，歌舞者，并扮演多种人物及景物。

[只要观众一走进剧场内,肯定就会从舞台上布置的各种硕大镜子里看到自己,以及镜子里面的又一个更为深邃的虚幻的剧场。有些人为好奇心驱使,聚到台前来,在探察观赏中,也肯定会发现有一二面镜子是变形的。他们会为自己和别人夸张了的形象哈哈大笑。人们兴味盎然,气氛活跃了起来——这时,戏也就开场了。

[灯光开始变化。这里似乎是一个歌厅或者排练厅。乐队用的那组现代化的架子鼓,固定在突出的地位。鼓手走上去调试那组架子鼓。然后演奏出热烈的鼓点。

[歌队队员陆续上场。他们身穿风格统一的中性紧身衣,手持假面具走到台前,向观众一一亮相,亲切热情地呼唤着:“朋友们!晚上好!”然后他们走向歌队席,分别把一副副精美灵巧的假面具张挂起来——有些面具和髯口原已经挂在歌队席了,这就是舞台美术的组成部分。歌队队员每人配备一幅不同色彩的大帕巾,变幻使用,作为人物象征性的服装及其他道具。

[表演歌会主持人唐恬恬,手持无线话筒走上台来。她穿牛仔褲、高跟长筒靴,上着蝙蝠衫,秀发披肩,耳环、项链协调得当,潇洒中带有几分俏皮,她嫣然含笑,与歌队队员一一打招呼。

[歌队队员穿好时装——系上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等色彩绚丽的帕巾,开始活跃起来,有人惊呼,有人鼓掌。

歌 队 哗!老板!好漂亮!哦,简直光彩照人!今天有什么重要人物来看彩排呀?咱们的时装设计师肖肖怎么还没有来啊?那位大编导柳风来捧场么?

恬 恬 (爽朗而俏皮地向伙伴们打了个响指)别瞎哄了!时间就是金钱,咱们谁也不等了好不好?(手一挥,颇有点权威地)大家准备开始吧!(她迈着缓缓的舞步,走到台中,向观众深深一躬)恬恬时装表演歌会彩排现在开始!

[乐队和鼓手奏起欢快而抒情的序曲。恬恬随着音乐款摆腰肢,迈着轻盈的舞步;歌队队员走下歌队席,伴和着恬恬的演唱。

恬 恬 (唱)

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,

心中世界是那样朦胧。

妈妈送我闪光的明镜，

她说那是她温柔眼睛。

我第一次认识了我自己，

看见了花朵一样的面容，

我真喜欢，我神奇的宝镜……

〔鼓手不紧不慢地演奏出一串奇妙的鼓点。〕

〔音乐过门，恬恬和歌队翩翩的舞步。〕

〔这时，一个男子拖着艰难的步履，踉跄走上——他左手紧按心口，右手无力地垂下拖着米色西服上衣。〕

〔他推开由两个歌队队员组成的门扉，进入歌厅。他勉强支撑住摇摇欲倒的身躯，倚靠在台口，凝视着演唱的恬恬——这是一双燃烧着渴望的眼睛！他叫叶肖肖。〕

〔肖肖艰难地一步步向演唱的恬恬走去，恬恬也发现了他，边唱边向他走来，围着他滑动翩翩的舞步。〕

〔恬恬和歌队的演唱。〕

恬 恬 （唱）

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

镜子里出现了你的身影，

像走进灯光灿烂的舞台，

我们共同编织五彩幻梦。

明镜映照出绚丽的世界，

明镜折射出复杂的人生，

看见你的爱，看见我的情，

我真喜欢，我神奇的宝镜……

〔演唱过程中，肖肖忍着巨大痛楚，艰难地跟了几个舞步。他嘴唇翕动着，像要努力叙说什么，但发不出声音。〕

〔演唱中，一个穿着时髦风雨衣的男子，匆匆走上，推门进入歌厅，静静地依在台口，注意地注视着肖肖和恬恬，仿佛是编导者职业性的审视目光，在思索排练中的问题。可是眼神里又似乎多了些什么——这是柳风。谁也没发现他。似乎他又是置身事外

的人。

〔肖肖伫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了。他眷恋地凝视恬恬的眼睛，脸上浮现出一丝平静而苦涩的笑靥。〕

恬 恬 (用奇怪的眼光打量他) 肖肖……

肖 肖 (努力做出笑容，断断续续地) 恬恬，我是个……蹩脚的……末流演员……老演不好正面人物……爱笑场……在舞台上……连角色的死，都演不像……老挨导演骂……

恬 恬 (笑了) 真逗！明天就正式表演你设计的时装了，可今天你这个编外演员，又犯戏瘾了是怎么的？你现在演的是什么？不像！不像……

肖 肖 这次……不是演戏……是真的……不会笑……笑场了……是真的……还不像……多像啊……(他紧捂心口的手缓缓松开了，殷红的鲜血涌了出来——一条猩红轻盈的纱巾，从胸前垂下，飘荡着)

歌 队 (惊叫起来) 啊，血？血！

恬 恬 (怔住) 肖肖！你怎么啦？

〔柳风在角落里，用双手捂住了脸，备感痛楚。〕

〔肖肖带点俏皮地向恬恬和歌队最后一笑，倒了下去〕

歌 队 (呼叫) 肖肖！叶肖肖！血啊！你流了这么多血啊！

恬 恬 (大惊失色) 肖肖！肖肖！

〔恬恬扑跪在肖肖身边，掀起肖肖上身。肖肖的头无力地靠在她温暖丰腴的胸膛上，那样安详，似一尊雕塑。〕

〔柳风激动地冲过来，扑俯在肖肖脚边。〕

柳 风 (焦急地呼唤) 肖肖！肖肖！

恬 恬 (抬头) 柳风？柳风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

柳 风 (茫然不知所措的眼睛，痛苦的泪花闪动着) 恬恬。他……肖肖不行了。

〔人声嘈杂，拂拂扬扬。警车、救护车鸣笛尖啸，疾驰而来的声音。〕

〔歌队队员显示各种不同姿态，以雕塑静止不动。〕

〔只有那个鼓手犹自演奏，节奏是那样强烈。〕

[肖肖从恬恬、柳风的抚抱中缓缓站起，飘飘渺渺地在歌队队员身边穿行，似一缕游魂悄然隐去了……

[柳风、恬恬似仍然抚抱着肖肖。他们拖着那条猩红的纱巾退去……

[歌队队员哼起无言的歌，走着缓缓的舞步，回归歌队席。

[只有鼓手不停地演奏着——请给他一束色彩变幻的灯光。

[恬恬背着吉他，手捧一束鲜花，缓缓走上。两名歌队队员组成一扇门扉。她推门进来，环视四周，走向歌队席询问。

恬 恬 (压低声音) 老伯伯，老伯伯！守门的老伯伯在么？

[一歌队队员应声：“在！”他戴上老人的面具髯口，拿着一串大钥匙，老态龙钟地走下歌队席。

老 人 我就是这儿的守门人。姑娘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

恬 恬 (神色有些悒郁) 唔，这儿好冷清！没有一点儿声音……

老 人 我管辖的这地方，名字可怪好听呢——太平间。没风没浪，太太平平的。

恬 恬 我知道。我想看一个人。

老 人 谁呀？

恬 恬 叶肖肖。从外科抢救室下来，刚到您这儿的。

老 人 (唠叨地) 他呀！知道，知道。报纸上都登了。(掏出报纸) 在公共汽车上打起架来啦，动了刀子，那俩小子跑了，到现在还没逮着。挨了七刀的这个人，今天到我这儿报到来啦！

恬 恬 我知道。

老 人 知道你还来看他？案子还没了结，再说，怪瘆得慌的。

恬 恬 我胆儿可大了。那些年我什么都经历过。

老 人 那些年？——你今年多大了？

恬 恬 比去年大一岁。

老 人 对，没错儿，比去年大一岁！到我这岁数，老觉着该说比明年小一岁。

恬 恬 让我进去吧。

老 人 有介绍信么？工作证也行。

[恬恬摇头。

老 人 是待业青年。

恬 恬 现在他们都叫我老板。

老 人 老板？挺新鲜。

恬 恬 我经营时装、个体户、小摊贩。让我进去吧，我给他带来一件衣裳。

老 人 你，是他爱人？

恬 恬 ……不是。

老 人 那你是……

恬 恬 老伯伯，您查户口呐？

老 人 咳，我查哪门子户口啊！到我这儿来都是销户口的。姑娘，公安局有命令，不许任何人见。

恬 恬 那是指他活着抢救那几天。现在，该解除禁令了。让我看看他吧！

老 人 （叹口气）刚才有个男的来过，我没让他进。

恬 恬 那准是柳风，他是剧院的编导。我们都是肖肖的好朋友。

老 人 朋友，朋友。——你非要见？

恬 恬 嗯，我欠他的情——像有一笔债。

老 人 什么？债？

恬 恬 我想给肖肖唱个歌儿。

老 人 唉，姑娘，他已经什么也听不见啦！

恬 恬 我就唱给自己听。

老 人 （唠叨地）不易啊，不易！我还真挺受感动。我在这儿干了一辈子，心硬，不怕见死人，可就怕见活人呐！你等着……（老人转身走进一侧）

〔早在另一侧徘徊的柳风，走了过来。

柳 风 （心情沉重地）恬恬。

恬 恬 柳风？我知道你来过了。……你眼睛红红的，哭过？

柳 风 这几天几乎没睡过觉，在赶写一点东西。心里老觉得对肖肖太不公平……我有责任。

恬 恬 你有责任？

柳 风 （矛盾地）我是说……我和肖肖一直是竞争者——一起考大学，

他落榜了；后来又一起想在艺术上干出名堂，他又被剧院编外了；在爱情上我俩也是竞争者，他……却死于非命。

恬恬（痛楚地）柳风，现在先别说这些了。

〔老人推出一张轮床——白罩布下静静地躺着已经死去的肖肖。〕

老人（唠叨着）来啦，来啦，别害怕，人死如灯灭，说什么神啊鬼啊，那都是迷信，没那回事儿！我从来也没碰见过……姑娘，要不要我陪陪你？

〔恬恬摇头。〕

老人（与柳风点点头，继续唠叨着）不易啊，不易。人啊，还是得有朋友啊！

〔老人回归到歌队席，摘下面具髯口。〕

〔歌队哼起抒情的无言歌。〕

〔鼓手不紧不慢地演奏奇妙的鼓点。〕

〔恬恬和柳风分别把鲜花献给死者胸前和脚下。〕

〔歌队队员摇动着象征雨丝的道具及雷板、雨扇——下雨了。〕

恬恬 太突然了，想不到你会这样匆匆离开我们，我不愿说那个字——死。我和柳风来看你……你能听见我的歌么？

〔恬恬轻轻拨弄吉他。歌队伴和着她。〕

柳风 下雨了……肖肖！天，也像是在落泪。

恬恬（自弹自唱）

我梦见星星撒在土地上，
一片花，像黄金在开放，
想那落花时节，
田野里会不会叮叮当当……

〔歌队队员做出的雷声、雨声；以及飘动的雨丝……〕

〔恬恬凝视轮床，轻拨吉他；柳风垂首而立。他们的思绪飘飘荡荡……〕

〔白罩布下的死者肖肖，缓缓动了一下，稍顷，他徐徐揭开蒙在脸上的白罩布，继而又慢慢坐了起来，用略显迷离的神情打量四周，像是刚从沉梦中醒来，仿佛在努力回忆什么。〕

〔恬恬、柳风并未感到惊诧，一切都是静谧的。只有鼓手在不紧

不慢地演奏。

肖 肖 (长吁一口气) 啊,我好冷啊! 恬恬、柳风,是谁在我床上和身体四周铺满了冰块儿? 这是怎么回事儿? 冰得我身体都有点僵了……

恬 恬 这是医院的太平间。

肖 肖 太平间? 我怎么会睡在这儿?

恬 恬 你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。肖肖,你——死了。

肖 肖 死了?(摸自己的脉搏) 唔,心脏不再跳动了。死了?(想了想) 对,对,想起来了,我是死了! 他们把氧气管子、输液的吊针都拔去了……(笑了一下) 真逗! 我在一个什么小报上看到过,说外国有一条法律:心脏停止跳动不能判定为死亡;只有脑细胞停止活动了,才叫死亡。

恬 恬 说外国干吗,你的血都流光了。

柳 风 你的心……被刺破了。

肖 肖 心被刺破了? 血都流光了? 这是怎么回事? 等我想想……

恬 恬 报上说,公共汽车上打架,动刀子了一——案子还没弄清,不知道谁是好人,谁是坏人。

肖 肖 嘿,这可窝囊到家啦!

柳 风 不会的! 不会的! 事情总会弄明白。我正在写,写你。

肖 肖 别着急,我好好想想——那天,我是上了13路公共汽车——好多国家没有13路,13不吉利——又说外国干什么! 这是意识流,我脑细胞还挺活跃——我上的就是13路汽车……(回忆) 我一上车,就发现一位年轻姑娘——

[两名歌队队员戴上面具——身穿漂亮时装的姑娘与她父亲(一位手提礼品盒的中年男子)互相搀扶着走上汽车,站在一起——请把灯光集中在他们身上。]

肖 肖 (在盯视欣赏着姑娘) 啊,她简直美极了! 像天上飘来的一朵彩云,像树上带着露水的花瓣——我一直在欣赏她。

恬 恬 (嘴角撇了撇) 没出息。干吗盯着人家年轻姑娘看个没完?

肖 肖 (扭过头,对话恬) 我是说那身衣裳穿在她身上,那么协调、典雅。简直,简直……没治了!